

【花葬標本】後日談

KP. 阿猴 | PL. 楓葉 | KPC. 小茶野真晝 | PC. 紀之定夜霧

2024 / 1 / 14 - 2 / 5

[顏色代表]

- KP
- PL
- KPC
- PC
- 骰子結果 / 場外 / KP補充

KP ▼

待標本事件徹底結束後，真晝與夜霧難得和平共進午餐的隔天，屬於他們真正的冬季正式的來臨了。

一切回到了正軌，他們可能各自都將停歇了幾日的事務所重新開張了，等待新的委託上門、亦或是在這個空檔整理上個月結案的委託紀錄，大概就是回到了如同往日一樣的生活吧。即便在這天色一直都有些晦暗的日子裡，還是得好好地度過每一天。

不過——

也許還是有點事稍微的和往常不一樣了。

可能對於夜霧來說，近日的真晝著實有點奇怪。沒有特地約好的、他造訪紀之定事務所樓下的咖啡廳頻率變高了，而且說話的態度變得溫和平和了許多。雖然並不是完全的變得不幼稚、也不是雙方從此變得沒有磨擦了，但是他真的、比往日還要更平和了些，甚至常常什麼都不說的凝視著對方很久，然後莫名其妙的就告別了，隔天卻又再次出現在咖啡廳。

就像今天一樣——大概是第三次了吧——真晝又用了一些不太有說服力的藉口，邀約了彼此相處的時間，讓夜霧就坐著陪他一起。現在真晝正坐在夜霧的對面，安靜的喝著

那實在不合季節的漂浮咖啡，像是一個仔細觀察著什麼的研究者，凝視著某人冷冽的臉龐。

PL / 確認一下即使在這之前夜霧問過真晝怎麼了為什麼一直過來，也只會得到比較模稜的回覆對嗎？

KP / 對的！會迴避問題，大概就是：「嗯、想吃點甜的？這裡的點心很美味。」「今天的心情想喝漂浮咖啡。」「啊最近有個委託剛好要走到附近。」大概就是明顯的蠻怪的！但是真晝就不說XD

我想他真的就是，超關心夜霧的身心狀況中XDD會一直看夜霧的表情和氣色

PL / 夜霧現在是安靜但困惑的貓咪
但其實我覺得也有可能夜霧知情 吧
就是大概會猜到
不知道欸骰看看

PL ▼

1D100 ≤ 35

67 → 失敗：骰骰看

PL / 他沒猜到

紀之定 夜霧 ▼

又是一個普通的日子，對看過許多波瀾曲折的夜霧而言，這大概是好事情吧。意外和悲劇少一點總是好的，但如果發生了……他想起那些被整理妥當並陳列在網站上的委託紀錄。在他可幫助的範圍內，他總是不遺餘力。

標本案那樣的大事件，最後似乎在一場驚心動魄的戰役下被松下宣告結束，他左思右想後，仍然沒有歸入檔案內。儘管有好好地收到價值不菲的委託金，案情依舊撲朔迷離，只不過、該負責的不是他們。更何況似乎從那次任務後自己的精神狀況一直不是太好，他能感受到自己的反應或心理素質與都如同包了紗的刀刃那樣鈍了點，也因此他乾脆地——按照任命書上的原訂計畫——讓自己休假到年底。

這段期間，除了打理事務所以及為了年關最準備，最值得一提的莫過於真晝的情況了。他大略計算過，平常情況下他們互動的頻率應是25/1(小時/月)，真正見面的頻率大概是5/1(小時/月)差不多。但自從他們合作的案件結束，真晝憑一己之力打破一直以來的平均時數，這要是放在統計結果內、會被當成偏差值刪除掉吧。

別誤會，他是文組的。不過他總是想很多。只是表面上、以他說話惜字如金的習慣大概看不出來而已。真晝的表現很怪，更不用提他明顯改變的態度了，要不是夜霧三番兩次偷偷確認過多方沒有發燒或是出了什麼狀況，他真要覺得對方是被什麼奪舍。

夜霧端正地坐在咖啡廳的椅子上，一如既往、只佔了半個坐墊的範圍，腳乖乖併著，手好好地擺在桌上，時不時抬手攪一下紅茶內加的牛奶。

噢，真晝又在盯著他看。

一開始他還會回盯，後來因為實在太多次、問了三番兩次來這裡原因也只是得到「今天很適合喝漂浮咖啡嘛」這樣莫名其妙的回答而已，於是後來他選擇看向其他地方。真晝的衣服……今天也沒穿好，隔壁的老先生似乎是第一次來、不怎麼熟菜單，架上的報紙破損了、客人閱讀的時候應該多加小心，那裡的牆壁有一個小裂縫。

直到最後實在沒有東西可看，他才將視線移到對方面前喝了約莫三分之一的咖啡上，有點愣神地想，這裡的咖啡真的這麼好喝嗎？值得對方每一次都親自過來坐上幾小時？

說起來，以往每次真晝回去時，他都會跟著一起走回他家，接著再自己折返。有些時候時間已經是傍晚了、未盡的霞光徐徐打在磚牆和人行道上，伴隨時而豐富時而稀少的對話聲、亦或是隨機挾帶的小爭執。這條路的每一叢花草夜霧都有印象，也幾乎能清楚記得每一個紅綠燈的秒數。出自本能，他們甚至能在偶爾為某件小事爭辯得不可開交時、還能默契地繞過馬路上的一個小窟窿。

這段連結兩人住處的路程大約是十到二十分鐘左右。紀之定夜霧突然有點好奇，光是並肩往返的時間，佔了他們兩人生命中多少比例？

他喝了口紅茶。閉了閉眼，溫暖的空調讓他有點想睡。

對方如果沒有要說話，今天也會是寂靜的一天。

KP ▼

1D100 ≤ 70

69 → 通常成功：先心理學一下你未來的男友

KP ▼

無論是因真晝的舉動、突然大增的見面次數，還是平日聒噪的嘴闔上、少有的寧靜時刻，相處時間的比例尺在短暫的十來分鐘後綿延了下去，有一瞬回望時變得難以清算，這份怪異感令你費解、也似乎無所適從，但在如今略顯特別的日子裡、卻意外的透著一股微妙的和諧。

閃閃發亮的塵埃落下，籠罩著彼此無聲卻深沉的思緒。相會的視線轉開，將目光轉向他處的餘光中，丁香色的眼眸依然維持著莫名執著的停留，如沙丘般勾勒出陰影的唇仍舊在沉默下不為所動，還在堅持著不願打破安寧。

最終，你也因此闔上了雙眼，洋溢在舒適的溫度裡任由困倦襲來。耳朵在視野覆上了濃黑變得更加敏銳，能聽到空氣中傳來了細碎的交談聲、衣料磨擦的窸窣聲，還有對坐那人拾起了攪拌用的金屬湯匙、玻璃碰撞的清脆聲響，連對方提起杯子啜飲的聲音都清晰可辨。看似寂靜卻比想像中的還要吵鬧，鼓噪聲迴盪不去，卻也不令人感到難受。

維持著一陣這樣繁雜的寧和，他似乎也終於注意到了今天再不言語，你也不會有所反應。杯子輕放回桌上如鳴鐘般脆響，厚重的大衣又傳來了一股摩挲似的聲音，唇齒微微張開的細微音調你也聽見了，隨之而來是柔和的聲音流洩而出：

小茶野 真晝 ▼

「你最近過得如何？」出口的語句是一個看似普通的提問。

紀之定 夜霧 ▼

他睜開雙眼，如蝴蝶振翅般，本該是犀利的藍黑色卻有著如霧一樣的安定感，削減許多令人卻步的清冷：「不錯？」

這是事實，即使年底基本上是各行各業皆焦頭爛額的季度，近期的瑣事因為自主休假的關係不算多。比較常處理的倒還是什麼時候回家吃飯以及購買伴手禮的家務事。

「那你？」他啜口茶反問。

小茶野 真晝 ▼

「嗯、我看到你的事務所在休息。」看到了霧藍色的眼眸睜開，視線再次交集的瞬間真晝便立刻垂下了眼簾，他晃了晃手中的杯子，似有若無的透著一絲焦躁。

「我也還好吧。」他又喝了一口被冰淇淋混的有些甜膩的咖啡，並將視線轉向窗外，順著他的目光可以注意到他正漫無目的的凝視著來往的路人，隨後緩緩傾吐著近日的生活，「不過月底了，事務所又重新開張了，牧野也剛好因為弓道選拔大會沒能來幫忙，所以時有忙碌的時刻。」

聽真晝這麼說，你也大概明白了雖然他整個12月經常造訪這裡，但卻也有突然完全見不到、聯繫不到的幾日。

「一切都回到正軌了。」拖著腮、他這麼感嘆道。

PL / 天啊真晝你暗戀他((什麼結論

KP / 超好笑他超愛

真晝不好意思直接關心 🥺🥺🥺

紀之定 夜霧 ▼

不怎麼理解對方的動作與眼神透出的涵義，他接續問：「不好嗎？」

原本掠過腦中的念頭是，如果太忙的話也許自己能幫上，但兩家事務所終歸還是競爭關係、與他們私下交情無關。所以這樣的想法很快便被招滅了。

小茶野 真晝 ▼

聽見夜霧的詢問，真晝的身子機不可察的一頓，如果不是因為看著對方，大概會錯過這個細微的舉動吧。

他默默的回過頭，眼眸依然低垂著，被淡色的睫毛覆蓋著，宛如被白雪堆積著，看起來厚重而純淨。

「...好啊。」那聲音淡如融雪，隨著音節落下也化在了空氣裡。

隨後，似是也感受到了自己的異常，真晝將雙手交疊把下巴挨上，重新整理好情緒後再次沒有避諱的望向了夜霧，帶著些微的笑意開口道，「嗯、不談近況了，換個話題吧。你有興趣陪我聊點其他的嗎？」

紀之定 夜霧 ▼

即使疑惑但仍點點頭，正如那日在街道上一樣。

無論是什麼情況，無論他們關係如何，只要是真晝說的，他都願意聽。

小茶野 真晝 ▼

看他點頭同意了，真晝的雙眸也睜了起來，神色看起來稍微放鬆的模樣。在略微停頓了後，他緩緩開口道，「那、首先，你知道所謂的『時間旅行』嗎？」

PL ▼

1D100 ≤ 82

90 → 失敗：你懂多少

PL / ok

他

完全不懂理科

紀之定 夜霧 ▼

他沒料到會是這種超現實的問題，原本預備好討論案件亦或是生活事務的紀之定微微頓了頓。

「知道？」但凡接觸過奇幻小說或是科幻設定的話多少都聽過一些。不過這麼回答有點歧義，他想了想，補充：「聽過，但僅限超現實相關創作。」

憶起對方的科系，生命科學涵蓋的範圍這麼廣嗎？

KP ▼

1D100 ≤ 70

70 → 通常成功：你還是在心理學一下

小茶野 真晝 ▼

沒有錯過那細微的停頓，似是感受到你的疑惑，真晝微微勾起唇角，「這是我的興趣，不是專業喔。尤其是最近吧，特別有興趣。」

這麼說著，他的話語透露了一絲意味深長。再次稍緩了一會後，他接著開口：

「在科幻小說裡確實很常探討時間旅行。比如19世紀刊登在紐約太陽時報的〈倒轉的時鐘〉首次描述了利用時間機器的時空旅行，還有後續使其概念普及的《時間機器》，亦或是在神學裡或民間傳說裡都曾經提過類似概念，像是日本民間故事的《浦島太郎》等等。」

「不過這些科幻著作雖為超現實構成的，但以學術的角度來看，仍是有些依據的。」真晝說到這裡，拿出了你熟悉的鉛筆和廣告紙，在上面開始邊圖畫給夜霧看，邊繼續說道，「在知曉可能性之前，我們先了解到『時空旅行』這個名詞是泛指人或是其他事物由一個時間點、轉移到另一個時間點的一個概念，扭曲了時間與空間，回到了過去亦或是前往了未來，違背了自然時間變化的法則。這個我想你是清楚的。」

「那麼以此作為題目探討下去，在物理學中有什麼理論可以成立這個超現實呢？我拿其中一個理論來作簡單的解釋，當中最有名的就是相對論。它是探究了時間與空間彼此是相互關聯的一個重要理論，並使得時間旅行成為一種可能性。」他這麼補充道。

「根據相對論，質量和能量的存在會使時空彎曲，形成一種稱為時空的結構，這種彎曲效應使得時間不同於不同觀察者。當一個物體移動得足夠快，或者在強大的重力場中時，時間相對於靜止的觀察者會感覺緩慢流逝，這被稱為時間膨脹。」

「如果想象一個人在高速飛行的太空船上，而另一個人停留在地球上，他們之間的時間流逝會有所不同。當太空船返回地球時，飛行員可能會發現自己比地球上的人年輕，這就是相對論的時間膨脹效應。因此，我們能使用超光速，來達成穿越未來或過去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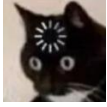
說了一長串，真晝又抿了一口咖啡，稍稍喘了口氣。

「然而，雖然理論上可行，但目前科學卻沒有實驗證據顯示人類可以進行此項技術，且這一概念也涉及到一些其他理論和實際上的困難。」

「那麼接下來，你認為是為什麼時間旅行在物理學裡是一個難以達成的事情呢？」

KP / 超好笑我要說一件事，就是我也看不懂真晝在說啥
其實我有一部份是讓ChatGPT想辦法解釋給我聽

紀之定 夜霧 ▼



這已經不是單純興趣了吧，一般而言興趣會研究到這樣嗎？還是社會組的教育限制了我的想像？

說實話，真晝已經說得很淺顯易懂了，不過紀之定夜霧可以說是——絲毫沒有——接觸過這類型的研究。他又喝了口紅茶，口腔中味蕾再感受微糖的甜度同時也在消化對方所表達的話語。他聽聞過相對論的大名，不過關於時間膨脹效應無法在腦中構築出假設。他選擇以時空收斂的觀點去理解：現代地域中，因交通革新的影響，所造成各地空間相對拉近、旅時相對縮短的現象。

結論：無論是時空收斂抑或是相對論中關於超光速能夠跨越時間的說法，都與一個決定性的關鍵有關：科技。沒有實驗證據顯示人類可以進行時空穿越的技術，不過如果真的，又為何做不到抑或是這樣的假設不存在——真晝提的問題是這樣吧。

強人所難。他瞥了對方一眼，臉上閃過一絲「想故意整我可以直說」，不過還是乖乖思考答案。

夜霧當然不懂物理學，不過，基本的邏輯以及哲學還是能探討的：「你方才說相對論，在此情況的應用是『高速移動』的自己以及『正常移動』的其他人。那麼，又如何確定當自身真的達到超光速，不是自身的時間改變、而是自身以外的環境？」

「我不懂時間與空間那些，但這牽涉到另一個問題，是發生過的事以及尚未發生的是否被『記錄』。倘若能穿越時空，代表時間以線性或水管狀方式流動，而曾發生的事不因其結束而消失。單一時空能夠儲存發生過的事情？抑或是像許多作品設定的，每個人每個選擇都會產生不一樣的平行時空？」

他放下杯子：「但這麼一來，就等於是離開此地到達另一個宇宙，和你說的時間膨脹相違背。」

小茶野 真晝 ▼

見你一臉被刁難的樣子，真晝還是笑瞇瞇的模樣。但那樣子比起嘲諷或是找碴，更多的是對你的思考結論感到滿意，柔和的丁香色眼眸閃爍著光彩，蓬亂的淺灰色髮絲也隨著讚許的點頭晃動，「你的回答與疑問都有在關鍵點上呢。先回答你時間膨脹效應的問題吧，超光速的移動是只能改變移動的人或物體本身的時間。」

「剛剛說過了，因為光速的移動使自身的時間流速改變，所以真正受到改變的一定是自身的時間，而不是外部觀察者的時間，這導致移動者相對於靜止觀察者的時間流逝變慢，結合剛剛的太空船假說，便是著名的『雙生子悖論』。說到這裡順帶解釋下，因為這種論點只是相對的時間減緩了，並且此項物理理論是不能穿越過去的，即使時間逆行也不可能，所以並不算是真正的時間旅行。」

「當然也有迅子(tachyon)這種假想的超光速次原粒子提供了回到過去的可能，但理論本身所謂的『超越光速』本就是不可能，因為達到光速的速度需要無限的能量去驅動，所以在實際情況下也很難實現。」

真晝的回到這裡又停頓了一會，因為咖啡沒有了，他便招手向店員要了一杯開水。將溫水飲下，潤了潤喉嚨才繼續道：「那麼接下來的問題，很多地方你質疑的點都對了。首先，穿越這件事本身、抑或是穿越時若想要改變其他時間點已發生或未發生的事情，不論在哪種時間旅行的物理理論，全部都會牽扯到了『祖父悖論』。」

「在巴赫札維勒的作品《不小心的旅遊者》中提過這個想法：假設時間旅行——回到過去——是可能的話，則時間旅行者就能夠回到祖父母結婚的時空，並在父母存在之前殺死自己的祖父。如果時間旅行者的祖父被殺，時間旅行者的父母就不會出生，繼而時間旅行者亦不會出生。但是，如果時間旅行者不會出生，他就不可能存在並且回到過去的時空殺死祖父，但如果時間旅行是可能的，他原則上能回到過去實踐。」

「那以這個悖論來看『真正改變的究竟是不是原本的過去』亦或是『被記錄的過去真的可以改變嗎』就可以延伸出兩個點。一、穿越回過去並實行了殺死祖父的時空，其實可能不是原本的時空；二、或者過去其實完全沒有被改變到，理由為物理學者霍金提出的時序保護機制，可以穿越、但不可作出任何改變，未免產生悖論，時空自行保護了在這個時間點不會死去的人。」這麼說著，他依序豎起了兩根手指頭。

「第二點就先不說了，以能改變的過去作為前提來討論的話，那樣確實是不可能改變原有的時空的。因為那樣時間旅行者本身就會被抹消，從而不可能回到過去。這一論點延伸下去的話，確實會形成平行宇宙。他可能是穿越到了多重宇宙中的其一、或量子多世界中的一個分支、或是超弦理論中的其他維度。總之，時間旅行者本身是在有自己存在的A世界，穿越到了沒有自己的世界B殺死了祖父，所以這也不是真正的時間旅行，而是單純的穿越了不同的時空，確實是相違背了。」

給這項問題作了個結論，真畫清了清嗓，再次垂下的眼簾又讓你看不清他的情緒，「那麼、我要再問一個問題。假使你有想改變的過去，但你知曉了上述理論中時間旅行可能的答案，你還會選擇穿越嗎？」

紀之定 夜霧 ▼

「簡而言之，有兩種可能性，但兩種都有在理論方面可質疑的部分。在原時空高機率不會被改變的前提之下，要不是過去因保護機制不會被改變，另外就是改變的是平行時空。」就像是替論文書寫摘要一樣，在真畫娓娓道來後他慢慢回覆。

「得先坦白，這些問題建立在不同的假設上，我無法斷定真正發生時會採取怎樣的行動。」他坐在原處，和對方微笑的表情不同、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動作，只是輕輕搭著方才自己一樣喝完的杯子：「不過，『已然發生的事無法改變』這句話，存在的意義應是告訴世人把握當下，並記取教訓持續向前。正因為遺憾無法消解，只能療傷彌補，人才有向前的理由，這也是生命的特色。」

「你方才說的結論，似乎是無論如何現況都不會變化，那麼即使樂觀而言平行時空能發生改變、我們大概也看不到。又何嘗不是種自欺欺人？如果只是為了讓自己好過的話。」

夜霧頓了下後才想起要宣佈答案：「嗯，所以即使只是為了保持作為人的平衡，我也不會選擇穿越。」

KP / 我覺得夜霧的答案對真畫來說很好

PL / 他因為不太記得了，即使模模糊糊覺得好像有什麼發生了可能還是不會穿越、除了覺得動過去不太好以外，他因為記憶模糊的關係也無法保證再來一次可以做得更好

KP / 我覺得真畫就是期望著夜霧會給他這樣的答案🙄大概就是那種，在自己的抉擇還是有那麼一絲搖擺不定的時候，對於夜霧的回答感到自己最後在凱那邊的決定沒有錯

PL / 好耶真畫開心就好😭(???)

夜霧現在是嬰兒，我直接定義他就是為了真畫才這樣回答的(夜霧：我不是那種人

KP / 夜霧：我覺得我只是認真的考量後得出結論

小茶野 真畫 ▼

聽聞你的看法和最終的答案，他沒有立刻有所回應，下垂的淡色睫毛輕輕地顫動著，嘴角的笑意始終未曾退卻，但在沉默中似乎流露出一絲不一樣的氛圍。

真晝將手伸出，指尖在玻璃杯口的邊緣劃過，沉吟片刻後開口道，「是的。正因如此，生命也才顯得可貴。不論改變與否、亦或是根本無法改變，即使並未到真正抉擇的時刻.....但你此刻的答案對我來說已經足夠了。」

「總之、謝謝你的答案。」重新抬眼，他流淌出的氛圍又回至原樣，雙手托著臉頰問道，「如何？這個話題有趣嗎？」

PL / 問一下現在還是十二月嗎？

KP / 我想應該是月中接近底了！

紀之定 夜霧 ▼

誠實地搖頭。但思考數秒後，發現這樣的反應不太合適，只好開口補充：「雖然不有趣，但值得探討。」

對於對方和自己的看法相同也還是不錯的，畢竟兩人在各方面站至對立面的時候實在太多、爭執與拌嘴在天秤上重於理性討論的機率以及足以成為習慣。儘管偶爾很煩人，但不討厭。又或者說能與之對話的小茶野真晝本就是他為數不多的社交圈內的特例了。盯著空空如也的杯底，夜霧想起稍早在思索的事，隨口一問：「過年計畫？」

快到年底了，從前的這個時候無論是什麼職業都是最忙碌的時期，因此以前大略也沒有過多詢問。這次也算是特例吧？

小茶野 真晝 ▼

見你這麼誠實的樣子，真晝難得的沒有露出惱怒的神色，平常這種時候大概說著幼稚的話就轉身離去了吧，不過今天他只是苦笑了一下，沒有多言。

看你盯著杯子，在話題結束後的寂靜中出口的提問，真晝看起來也有些驚訝，大概也是不習慣吧。

「嗯...目前為止的工作年前都會結束吧，忙歸忙，但其實也差不多到尾聲了。」他略微思考，緩緩說道，「今年不會回家，我爸媽在準備新的研究項目，他們沒空過年，所以我假期也沒有要幹嘛。大概會再整理一下工作、隨便看看學界新發表的論文吧。」

他一如既往多話的說下去，「不過牧野好像有問我，大晦日(12月31日)要不要在事務所煮火鍋一起吃，也可以找一些他的朋友來.....唉、真是的，我的事務所什麼時候變成高

中生的秘密基地了？都沒想過我的感受。」真晝扁扁嘴抱怨道，但看起來也沒有真的很不開心。

「嗯、總之可能會跟小朋友們一起吃火鍋、看看紅白吧？可能還會陪他們去新年參拜，然後可能也會自己出門走走、休息一下。」講到這裡，他眨了眨眼，盯著你的雙眸問道，「你呢？回家過年嗎？」

紀之定 夜霧 ▼

「嗯。回家。」結束需要認真探討的話題後，紀之定夜霧恢復他慣有的言簡意賅。跨年這種大事，根據他們家裡的傳統而言肯定是要回去的，雖說紀之定宅院沒有什麼過節的煙火氣息。說是回去過年，但通常也是吃個飯交換近況後，又各自去忙彼此的工作。不過並不影響夜霧覺得過年是個好節日。

至少有機會能一起置辦年貨、大掃除、佈置家居、參拜，街上人們三五成群的也會變多，伴有優惠的商店特別熱鬧。夜霧不習慣待在吵雜或混亂的地方，但他不討厭喜氣洋洋的大街小巷。親戚家也會一起吃飯，包括他熟悉的堂弟紀之定澤，也屬於是個性差距甚遠但挺合得來的類型。

聽見真晝說的火鍋、夜霧不免思考上次吃火鍋是什麼時候，應該也有一段時間了。他一般自己吃飯，不太去會沾染油煙的火鍋店。但，他瞥了眼真晝，這人和朋友聚在一團吃火鍋的樣子不難想像。

KP ▼

1D100 ≤ 70

57 → 通常成功：你看得出夜霧對過年不討厭口

小茶野 真晝 ▼

習慣了你惜字如金的回答，真晝也不意外的只是看著你的神色，像平常那樣，大概是在感受你的情緒吧。

隨後他的目光變得更加柔和，像是晨曦的雲彩般柔軟，並帶著一絲細緻的溫暖。你可能會覺得莫名有一股熟悉的感覺，明明和平常的視線完全不同，但又不是那麼……奇怪？也可能只是錯覺吧。

「這樣啊。確實，你家會有些活動的吧。」真晝這麼回應到，想來也是猜到你的家庭和你一樣挺規矩的，應該不會像他們家這樣不過吧。

他說完這句話，拿起水杯晃了晃，午後的日光打在透明的玻璃杯和液體上、折射出斑駁的光彩，即便映照的範圍微小，但卻看起來澄澈而優美。

真晝仰頭將最後一口水飲下，稍微理了理衣領——雖然理完還是不整齊——並套上了厚重、且有些磨損的陳舊大衣，掛上自己的肩背包站起身來，看來是要準備告別了。

KP ▼

■ 給夜霧一個【偵查】！

PL ▼

1D100 $\leq$ 75

14 → 極限成功：他看看

KP ▼

見他起身，你下意識的隨著他的動作移動視線，你總覺得他那平常也總是鼓鼓的背包塞得更滿了些，而且形狀有點方。

紀之定 夜霧 ▼

既然對方要走了，根據傳統……大概算是傳統吧，他都會跟著回去的。把脖子上的圍巾重新打好結，並把空杯子靠在一起後，他在真晝之後站起身，默默跟著他。

夜霧沒有特別在意背包內的東西，只是在心裡偷吐槽為什麼總要把這麼多東西帶來帶去。推開門後寒風襲來，他眨了幾次眼睛適應，將玻璃門關上。

小茶野 真晝 ▼

見你理所當然的就站起身來想要陪他回去，真晝也習慣的等著，並與你一同踏出了室外。

不愧是已經近月底了，即便是身體偏暖的真晝一出門也立刻的對自己的手哈氣，他的面頰也因冷風吹拂很快就泛起紅暈，與此同時也將視線轉向了 you，「不跟我回去其實也可以喔？今天很冷的。」

紀之定 夜霧 ▼

他先是把手放在口袋裡，摸到兩邊都事先放著的暖暖包之後，把一半的臉縮在圍巾裡搖頭。

雙重否定就是同意，今天！他紀之定夜霧即使是冷死、凍死、半路摔死、這條路他必須都要跟你一起走！！！

好吧，他本人的想法可能只是既然你都走過來了，他也一起走，合情合理。更何況多走之後身體就會暖了。

PL / 腦中浮現夜霧等紅燈的時候會因為發抖變成一個一直震動的人形柱子的畫面

KP / 哎呦ww這麼堅持ww

PL ▼

1D100 $\leq$ 55

52 → 通常成功：你意志堅強嗎

小茶野 真晝 ▼

「好吧。」見你堅持，真晝也只是無奈的笑了笑，沒有再勸你。

KP ▼

於是你們並肩走在熟悉的道路上，平日下午的行人和車輛不算太多，也或許是天氣太冷了，即便有休假的上班族、亦或是翹課的中學生，也會選擇在這個時點待在室內消磨時間吧。

冬日午後的陽光被灰濛的雲朵遮掩住，從一些不嚴密的狹縫中流淌出幾縷光線，像不小心灑落了些許金粉、落在淺灰色的磁磚上熠熠生輝。

剛剛還稍稍回覆多話的人，此刻又變得過份寂靜了。寧靜中皮鞋踩在地上叩出的聲響比想像中還要清脆，不同調的步伐卻配合彼此的腳步，維持在不快不慢的水平線上。以往伴他踏上歸途時，雖然也有比較安靜的時候，但他也總會給兩人想個話題，無論是隨口提起的日常、工作，亦或是吵架，都不會任由彼此沉溺在沉默當中。

果然，小茶野真晝還是有點奇怪的吧。今天雖然比前幾日好了一點點，終於肯開口和你說話了，但還是彷彿患病了一樣，莫名討論了科學，莫名向你追尋著未解的答案，態度令人感到異常。

嘛、不過這份異樣，直到抵達小茶野偵探事務所之後就會結束了吧。如果彼此間都沒有話語可言的話，大概就會在靜默中告別吧。

紀之定 夜霧 ▼

他邊走著邊凝視眼前漂亮的磁磚，這讓他想起那個夜晚似乎沒有盡頭的街道上、一連串路燈的光彷彿在跟著這綿延的磁磚一同結伴而行。路燈照亮了人行道因而反射的光暈，肯定也是在無人的深夜回應那些照明吧，紀之定夜霧這麼想著。

他向來享受安靜，隨後才意識到，如果是跟身旁的人共同並行，即使是靜默或是被某個話題激起討論他都覺得不錯。表現有點異常的真晝讓夜霧稍稍思考是不是該開個話題，但最終還是一如往常安靜著。

直到抵達目的地，他抬手輕輕揮別，才開口說了句：「要是還有其他想問我的，或是聊天……我可以過來。」

「無論是什麼話題。」

KP ▼

無論路途前方有多漫長的夜，陪伴著彼此的光都會一直延續，直至抵達未知的終點吧。

直到最後，真晝也沒有向你再傾訴什麼。你揮手道別時，丁香色的眼眸第一次看起來像是光線微弱的晚霞，被雲彩遮擋住的日光看起來不是那麼的耀眼，但也未失去所有的色彩。只是看起來，有那麼一點點落寞與孤寂。

於是，在你可能不明所以，轉過身要走的時候，身後的人這才叫住了你。

小茶野 真晝 ▼

「夜霧。」像琴弓滑過弦般柔和的音調從身後傳來，是真晝的聲音。

自你們經歷了種種過後，他突然的就改變了對你的稱呼。你能感受到他似乎是對你敞開了一點心房，才願意這樣親近的叫喚你。他的改變，使你們的關係又更不一樣了。

他靜靜的，等待你回過身看他。

紀之定 夜霧 ▼

剛轉身準備邁出的步調在聽見叫喚後又頓了頓，接著他轉過身來。

有事情忘記了？他下意識猜測。單純的告別？想到什麼要問的問題？

不過對方總是在他生活中十分意料之外的存在，超越於所有安排好的計畫以及預想以外，也是某方面而言的意料之中。

KP ▼

你回過身，看到真晝正一臉躊躇的樣子，但他沒有拖沓很久，側過身拉開自己包包的拉鍊，取出了一個方形的盒子遞給你。

那是一個纖維質感很清晰的牛皮紙盒，用同樣粗糙的麻繩細線捆著，在上方打了個不太漂亮的結。

正當你可能不解的時候，他再次開口了。

小茶野 真晝 ▼

「雖然有點早，但因為接下來可能會很久之後才見了，所以.....這是聖誕節禮物。」他收回了手，最後有點尷尬的向你露出微笑，「聖誕快樂。回去再開吧。如果不喜歡的話，送人、或是賣掉也可以。」

「見面和聊天什麼的，年後再說吧。這陣子你好好休息，我不會再突然打擾你了。」這麼說著，真晝身手給你理了一下被風吹亂的圍巾，像是你平常給他理衣領那樣，但對他來說這個舉動實在難得。

紀之定 夜霧 ▼

紀之定夜霧沒有料想到自己年近三十了還會收到聖誕禮物，更沒有想到是來自於真晝的。以往他們互相贈禮基本上不會特別包裝，通常都是帶杯飲料、請個甜點，或是往實用用途購買。一時之間收到的牛皮紙盒還有那句聖誕快樂，他有種一時之間童心未泯的錯覺。

不需否認，他還挺驚喜的。當然並沒有表現出來，只是眨了眨眼，任由真晝難得整理他的圍巾……說起來這也是某天對方隨手送的。無論是他替對方翻好衣領亦或是由對方來、無論只是順路買的一杯咖啡或精心包裝的紙盒、無論是在日照當空時推開咖啡店門的真晝或日落時分佇立在對方家門口的自己，能夠確定的是，這都是在他們奇妙的關係內值得記住的細節。他還在學習，更像是種體驗。

「聖誕快樂。謝謝。」就著這樣的距離，他微微湊近對方的耳邊道：「不會送人，也不會賣掉，那樣不太禮貌。」

他隨即像是想到了什麼：「有件事情要告訴你。」

PL / 話說夜霧要講的話真晝絕對想不到w

KP / 欸我現在也想不到

PL / 我覺得跟前面發生的事情完全沒有關連w純粹是夜霧的腦迴路很特別
但是他的思考是合理的（
跟花葬裡面發生的事情有關係！

KP ▼

這份未知的體驗，一定會在相處間變得更加豐富、更加新奇，只要繼續牽著彼此聯繫的那條線，彼此間互相的學習便是無窮無盡的。而他也總會在意料之中的意料之外帶給你無數的驚喜，小茶野真晝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小茶野 真晝 ▼

「唔嗯、我是覺得還好啦。」聽你在耳畔邊說的話，真晝垂著眸，沒有特地抬頭看你便回應道。

你知道他是真的這麼認為的，畢竟他送禮一直都是個實際的人，不需用的東西可以留給更需要、更合適的人。不過在禮節上，你肯定還是會收好的吧。他也同樣清楚，所以也只是慣性的提到。

整理完後真晝就退開了，見你難得有事情要跟他說，他疑惑的眨了眨眼睛，「嗯？什麼事情？」

紀之定 夜霧 ▼

他盯著真晝看，突然覺得有點有趣。從小到大沒有特別向誰說過的事情，卻在已經離開學生時代許久之後舊事重提。只是覺得，要是他們的關係能莫名其妙開始討論時空穿越理論，講些從來都不認為特別重要的事情也無妨吧。

他開口：「我今年26。不是27。」

在對方也許沒有特別反應過來之前，夜霧繼續淡淡補充：「我早讀一年。」

有點荒唐，這種該在初遇的請多多指教以前就說的事情，居然在認識了十年後才提起。紀之定夜霧不怎麼過節，生日就是個象徵而已，聖誕也只是年末既定會有的特別氣氛。但是，真晝說了聖誕快樂，還給了自己禮物。那麼明年的話大概要多記得準備一份生辰賀禮了吧。

PL / 想不到吧！

KP / 啊啊ww原來是這件事ww確實沒想到但很合理！

PL / 好耶！他的邏輯是既然會說聖誕快樂的話，那也會稍微有點期待生日快樂

KP / 期待生日快樂也太可愛了

小茶野 真晝 ▼

聽你沒頭沒尾的突然提起這件事，真晝很明顯的露出了意料之外的表情，真的沒想到你會突然提起這件事，也沒料到你在這種時候說。

「欸、是這樣嗎？」他愣了愣答道，隨後才像想起自己似乎曾經說過你們同年之類的話，沒想到你現在才反駁。

在略作思考後，他露出了感到微妙的笑容，大概也是覺得這件事有點荒謬吧。明明是十年的交情了，不止他對你不了解，你也不清楚他的生日是何時，這究竟是交好還是疏離，都搞不明白了。

不過，話題提起了，真晝也好奇的問，「早讀.....所以你是年末生日嗎？」

紀之定 夜霧 ▼

「不，是九月。」微微頓了頓後才說完：「九月八日。你呢？」

小茶野 真晝 ▼

「處女座？真符合你的個性。」真晝給出了這樣的評價。

「我？」被你問到他也明顯的頓了頓，感覺好像有點不確定。皺了皺眉頭後才遲疑道，「嗯.....五月吧.....對了、應該是五月二十五日。」

紀之定 夜霧 ▼

能記住星座對應的月份，卻不記得自己的生日嗎.....他有些無語，一邊點頭一邊認真背下了。那樣的話，當夏季的南風和豔陽回到日本時，真晝就滿28了。想到對方一年中有三個多月的時間比自己大兩歲還這麼幼稚、非常詭異。

他退開，再次告別：「再見。」

KP ▼

1D100 ≤ 70

8 → 極限成功：你有感受到這人在想失禮的事情嗎

小茶野 真晝 ▼

看你的樣子，明明和平常無表情沒什麼兩樣，但是真晝似乎敏銳的感受到你在想失禮的事情。他不滿的抬手捶了一下你的胸膛，力道沒有很大，「你想什麼呢。不要以為我看不出來，小弟弟。」

又是那種幼稚的口吻，看來他心情大概好多了。

「哼，算了。我比較大就不跟你計較了。」他收回手，雙手插著腰道，「再見。年後見。」

紀之定 夜霧 ▼

在心中狠狠翻了一個白眼。隨後還是輕微點頭之後，走回事務所的方向。

將帶有手套的手互相搓了搓，臉頰被這種天氣凍得有點紅，他已經在盤算待會回去後要泡一杯清茶來暖暖身子。下次要是年後見面的話，天氣大概也會回暖一些吧。

KP ▼

互相道別過後，真晝也回身往自己的事務所上樓去了。

你獨自一人漫步在寒冬的街道上，考慮著讓自己更加溫暖的方法、以及以經驗思及年後的氣候，這才注意街邊的聖誕氛圍在短短幾日內變得濃厚，彩燈與富含節慶感的裝飾物分分被點綴在街道上，繽紛的色彩有些眼花撩亂，但卻充滿了愉快與溫馨的氣息。

啊、這或許是對方送禮物的理由，可能是造訪咖啡廳的路途中注意到節慶的氛圍，才心血來潮準備了禮物吧。你可能會這麼猜想著，但無論如何，即便是一時興起，也或多或少令你感到溫暖。接下來還有生日呢，你記住他的誕辰之日，他肯定也記住你的，在此之前，能期待好一陣子了。

不過一會兒，你便順利的回到了住所。在為自己打點好一些事情，泡上一杯能溫暖身心的熱茶後，你這才有時間坐下來好好休息。

而那個暫且被你擱置在桌上的牛皮紙盒也印入了眼簾，要打開它嗎？

紀之定 夜霧 ▼

回到僅只有他一人的事務所兼住處，每到冬季暖氣機的啟動是慣例之舉，在餘溫迎接時他也不由得感到緊繃的身體放鬆下來。

好好讓身體回暖後，他看向收拾時放在一旁的禮物，那就現在拆開吧。拿起剪刀作為備用，他拉開麻繩打成的結。

KP ▼

可能是怕塞在包包裡太容易鬆開，真晝打的結非常緊實，你必須切斷繩子才能打開。

如此預料到的你用備用的剪刀將麻繩輕易剪斷，順著紙盒設計的摺痕輕輕打開蓋子，裡頭紙張的氣味隨之散發出來，味道還挺舒適的。

在一絲一絲的碎紙鋪墊上，放著兩樣物品。一個是一束金黃色球狀的乾燥花，另一個是墨綠色的束口袋。打開看，裡面是一個復古造型的金屬物品，看起來像某種機器，還附有充電用的USB線。

而在這之中，還有一張素色的便條紙，上面寫著這樣的話：

聖誕快樂。

我看你實在是太怕冷了，所以挑了一個我認為適合你的東西，是電子暖暖包，充充電就可以用了，也比較環保。

另外還有一束乾燥花，這不是我挑的，是曦子說送禮物的時候還是要講究一下幫我放進來的。總之是寓意不錯的花，名字叫金杖球，希望你喜歡。

真晝

■ 想知道花語可以骰【知識】或直接上網查也行！

紀之定 夜霧 ▼

噢，他將裡面的金屬機器拿出來，放在手上掂了掂重量，發現挺稱手。將USB線插上家裡多出的豆腐頭，夜霧把這個新的小玩意放在辦公桌旁的延長線充電。不得不說，這禮物確實對他而言很實用。

接著是便條紙上說的金杖球，他小心翼翼連著包裝一起拿起，生怕乾燥花粉或是碎屑落在桌上。花語嗎？他端詳著，試圖搜尋自己的記憶。

PL ▼

1D100 $\leq$ 82

34 → 困難成功：人家送你花耶你在那裡潔癖

KP ▼

你有印象金杖球的花語是「希望、光芒」，還有「永恆的幸福」，因為他是經久耐放的花，不會枯萎凋零，永恆燦爛。

雖然不會枯萎可能有點誇張了，但確實寓意挺好的。

紀之定 夜霧 ▼

希望和光芒，還有永恆的幸福。的確是寓意不錯的花。雖然理性主義的夜霧覺得應該大部分的花寓意都是好的吧，更何況、花語只是人類將所希望的意義強制賦予在生命上的行為，某種程度上，這些都只是人們的幻想。

然而，希望原本就來自於大環境和身邊的人。倘若沒有人類，自然也不會有那些堪稱幸福的時刻到來。

所以夜霧將花整理好後，找了一個木質花瓶插好，並將花瓶置在辦公桌前方。

也正是因為人們積極想留住什麼的心態，乾燥花的技術才能將原本脆弱短暫的生命化為無限接近永不凋零的奇蹟。

KP ▼

是的，人們將生命賦予意義是幻想，是一種強制的定義，但若沒有這份理想般的意義、沒有身邊的人贈予這份意義，幸福是不會發生的，也不會帶來生命永恆的奇蹟。

乾燥花同時保留了生命最美好的那一刻，也算是人們想要將當下恆留於記憶的永遠，即便有時只是一種徒勞，但何嘗不是種浪漫呢？在理性之中帶有一絲纖細的感性，這也算是送禮人的一種浪漫吧。

木質花瓶素雅的質感很襯金色的花朵，在你的辦公桌上、圓滾滾的小球被午後斜灑下來的光映照的更為金燦，看起來無比耀眼，也富含著柔軟可愛。

而在一旁充著電的電子暖暖包也同樣在灑落的光芒下散發著柔和的光輝，一如它在寒冬裡將為你帶來溫暖的特性，即便實際上是金屬製成的冷硬工業品，但此刻卻看起來卻柔和而舒心。

在莫名從物品上感受到暖意，你再次闔上了雙眸，靜靜的品嚐口味清雅甘甜的茶水，任由自己洋溢在這份舒適的情感中。

冬天不會輕易的過去，無論過去了多少次還是會再次造訪的。但正因如此，寒冬中的太陽才顯得難能可貴，即是把握當下，享受這份得來不易的溫暖，也許才是生命中不顯眼但卻重要的一刻吧。

年後的日子你如預定般回到了紀之定的宅院，與你熟識的親戚敘舊，而後同性格活潑的堂弟漫步在喜慶的大街上，突然收到了某個許久未見的人的訊息。

真晝：

新年快樂。年假過得如何？我陪高中生們一起出去玩，感覺好奇怪，但還蠻開心的！
✌️

訊息的結尾還附了一張看起來很混亂的照片，但混在高中生裡的真晝看起來一點也不違和，簡直也像一個小朋友那樣，又呆又傻。

你可能會有點鄙視和無言這個年近三十的人怎麼看起來一點都不成熟，但那開心的氛圍似乎也感染到了你，而不自覺的露出了微笑。

未來的一年，會是一如既往的相處，還是會有更多改變呢？總之，還請多指教了。

— *fin* —

紀之定 夜霧 ▼

（淺淺微笑）

紀之定 澤(PL) ▼

哇堂哥你談戀愛了嗎！？這溫柔的表情！？

紀之定 夜霧 ▼

（迅速收回）